1952

吳

劉繇子萬 太史慈

士燮燮弟壹 韜 武 薛綜子瓌

燮子徽 壹子匡 張昭子承 休 弟子奮

顧雍子邵 邵子譚 譚弟承 雍族人惇 諸葛瑾子融

步騭子闡

嚴畯

闞澤

周瑜子胤 程秉 魯肅

呂蒙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脩　董襲
甘寧　淩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縣伯父龍爲漢太尉繇早孤伯父奇其才器謂曰汝當以字大公山歷位侍中

兗州刺史縣十九從公入難爲賊所劫質縣篡取以歸由是縣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邳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法縣奏免之平原陶丘洪驚縣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驥騄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縣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致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縣遣僕

能張英也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共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孫策東渡江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濟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蠻縣攻融融敗走入山衆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丹楊人聚衆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曹操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定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

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富因潤融殺昱放兵大掠圖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融事詳具陶謙傳中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妻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賢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勲定踐境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恤存捐既在之猶保六尺之託誠

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仕哥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書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縣長子基字敬興年十四居縣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諍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illegible]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鬬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發求通章邪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要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疒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

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寃我言慈至車閒與語曰向使
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是爲言凶禍福等耳
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公可以存易亡無事俱
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言何如意欲復亡何爲慈
荅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不耳吾用意太過乃相
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欲去耳吏然慈言即
日俱去慈既出城因通還通郡州家聞之更遣吏有
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受其短由是知名而
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
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餽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
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
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給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
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
慈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共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
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
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
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
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

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若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驅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亘出慈引馬至城下壍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乃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劉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觀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灾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比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比海匪匪延頸特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敘容荅曰孔比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軍至解圍散去融既得濟益貴重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比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

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墮髻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立入山中稱丹楊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寺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慈遂見囚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於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因咨以進取之術慈對曰敗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爲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書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喜即署門下督常與參論軍事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會劉繇亡於豫章揚州士衆萬餘人欲奉華歆爲主歆爲固時擅命

非人臣所宜謝遣之其衆未有所屬策命慈往撫安之
謂曰劉牧往責吾為表民攻廬江其意頗猥狸怒不足
何苦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
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耳往纔得千餘人耳仍
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其行但其後不遵臣
節自棄作邪僭之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絶之本末如此今其喪亡恨不
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
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其州人昔又從事富

能往視其兒子並宜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
俱來不樂來者且慰安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
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云何卿手下兵宜將多少
自由卿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亦將軍待遇過望古人
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後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
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皆曰慈未可信或云慈與
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爲質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
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太史子義豁氣勇有膽烈然非
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

知已死立不相負且子義舍我當復與誰諸君勿復憂
也乃餞于昌門把腕而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
日果如期而反於是議者遂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
也然并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
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
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
來當出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諸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
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唯輸租布於郡耳
發召一民遂不可得子魚亦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
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
為寇於艾西安諸縣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
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賢諸將拒磐磐不復為寇慈
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
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仁言以手持樓梯慈引弓射之
矢貫手著梯圍外萬衆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
名遺慈書以篋封之慈發視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
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建安十一年卒時年
四十一慈臨亡歎息同文大士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

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享
已至越騎校尉
士燮字威彦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
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汝南氏春秋察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闕後遭茂才除巫令遷交趾
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垂東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巾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
卓作亂壹上歸鄉里
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
守薊邵武領南海太守燮
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
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燮
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
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
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
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
圭為荊州刺史
弟徐聞令薊領九真太
守燮得為吏賊所殺州郡
召既學問優博又達於
氏傳尤簡練精微喜數
意甚密又尚書兼通古

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
吹車驕蒲道胡人夾轂焚香
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
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
匿景所殺而荊州牧劉
太守史璜死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
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
是非忘名于今欲條左氏
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
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
者常有數十妻妾葉輜軿
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武先
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
海上恩不宣下義壅塞
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
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
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
詔拜安遠將軍龍度亭侯
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
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
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
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
等率郡人民使還東附權
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
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
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優下
巨懷異心隲斬之權加燮為
獻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
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
益嘉之遷衛將軍進封龍編

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柳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十宣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荅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九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恐難制馭遂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趾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趾太守岱留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恒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

岱署匡帥交從事先後書喻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刑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宴飲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岱即起擁節讀詔書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資一丈歛皆免爲庶人數歲壹薨

坐法誅歛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米賜錢四十萬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並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臨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非堂親母如比肩之權文武之事一以委焉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又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之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策卒昭率群僚立權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蜀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盜蜂蠭何得寢伏哀戚薛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

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劉備表權行
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
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耳夫爲人君者
謂能駕馭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
獸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句權謝昭曰年少慮事
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
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
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荅魏黃初二
年遣使者邴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
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
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
由拳侯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
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
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
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
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
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
後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顧丞

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宰念小時所聞誦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郤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之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智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

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執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曼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曼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

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詹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隲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詹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舊實不才耳於年爲不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

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
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
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
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年少時與衆人音其莫才承言終敗
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
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
承喪妻昭欲為案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
而勸焉遂為婚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
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
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賓友
子轉為右部都尉權嘗游獵治暮
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中
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鄱王霸支黨
以亏陂論功事休承與軍陳恂通
交州中書令孫弘在偽險諛休素所忿
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
吳人從學琴書伯喈異之以其為蔡雍之所歎因
以為

字焉州郡表薦弱冠舉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上公守之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每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嘗初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自顧公在坐使人不繼然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免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敬信如此後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

頗以法令太峻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權於是乃議獄輕刑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之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攀酷隱管之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重以深按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譖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

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因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雍微疾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既而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亡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絶求安元年詔以裕襲爵爲醴陵侯奉雍嗣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吳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

等皆亞焉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謂出於微賤邵皆援而交之爲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吾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謂至典軍中郎秉雲陽令等

雅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亟子譚承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瑾等爲太子四友從中郎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旦下籌徒屬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自以才不逮譚上疏固讓譚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帝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寵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越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普曹誼陳治安之計論

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觀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險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

新蔡兒軍休承舊臣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既往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搆會譚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爲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

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雍族人綝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部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遇有禮當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幷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洒埽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卉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即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廉縗著之彊令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晝壁作棺形設神坐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皆遭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晝繼母哀敬甚得人子之道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

葛瑾字子瑜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老有姓葛者故謂之諸葛氏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

衆尚書僕射

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瑾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瑾每有諫喻於權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忽忽不解瑾瑞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言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冀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乎權又恠校尉殷謨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請權怒益甚與瑾反覆唯瑾嘿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謨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弃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自督厲陳荅萬一至令謨孤負恩遇自陷罪戾臣將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駐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

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伐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劉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拙言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之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荅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其留亮之不留猶瑾之不注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奏語文踪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屢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此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息忿殷重雖有禕苌之救德無羊舌舒縗

冀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襃甚重之每
事使咨訪焉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
毒亂之民當望旌旆解而更靜然聞甘選用忠良寬刑
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曹操時孤
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
肉以爲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丕之於操萬不
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
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
濩爲曲以求民心欲自安爾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

長文荅曹子丹書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
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
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
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策其頭異操威嚴故
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遭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
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臨人東西此曹等輩
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
讒並起更相陷黙轉成嫌貳一示兩已徃群下爭利主幼
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

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剌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鄉侯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責瑾等以不直言詠瑾輒因宣以荅辭順理正時瑾爲呂大將軍而弟亮爲丞相二子各職異戎馬督領將帥並典兵誅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並爲敵國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更娶有所愛妾生子不養其實慎眞如此恪名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性常嫌之謂非

將家之子每以憂戚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喪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莊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先是公安有靈龜鳴童謠云白龜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兵到圍

城融割金印龜賜之而死二子皆伏誅恪自有傳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地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共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敬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祗結怨矣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凡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恥之騭神色自若征羌作食自尊大案看膳重者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衛旌字子旗後官至尚書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隆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列在諸郡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

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豪相聞求欲內附
隽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平戎將軍封廣信侯
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隽隽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
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蠭動權遂命隽上益陽備既敗
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隽周旋征討皆平
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
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
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
子登在武昌愛人好善以書與隽求令薦士隽條干時
事業在荊州界者諸爲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
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奬
隽上疏言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構陷大臣擅作
威福爲國大害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隽前
後薦達屈滯救攻患難書數十上權不能悉納然時採
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
手不釋書被服吾慤有同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
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

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內外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
隱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
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
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
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
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
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
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
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祐

等逆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滅惟璿紹祀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少遊學京師入太學事博士韓
宗沿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
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
東值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紘與張昭並
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建安四年策遣紘
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舉北海與親善曹公
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
其不克成讎亮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貢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
為會稽東部校尉權初承統外難既多深懷憂懼每有
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
創撰作權於群臣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
部所以重二人也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
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
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
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麾下
抑貴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

後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
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
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蘇陵權
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
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伐
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況隆盛世主於其治多不馨
香非無忠臣賢佐閤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
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弊世之基據
自然之勢假人柄之威甘苦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
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
有聾巧辯緣閒睽於小忠竊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
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
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因心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
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
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又善指蒙為世所
賞子玄官至南郡太守當書玄子尚孫皓時為侍郎以
言語辨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詣晉平公
素不能勑使學之皓它日談琴之精妙尚因言晉平公
使師曠作清角曠曰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
諷已不說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送建安作船
久之又就加誅初紘與同郡秦松宝文表陳端字子正
並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
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
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

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駿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駿喜駿前後固辭言臣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劇若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寬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駿嘗爲衛尉後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留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駿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畧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駿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錮而穎得免罪久之以駿爲尚書令後卒時年七十八二子凱奕凱官至并州刺史著經傳潮水論又與婁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子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相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遊處登每稱其翰采二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遭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

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基是以
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
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
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
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尚書駁論語弼凡二萬餘
言秉爲傳時率更令河南徽崇亦篤學立行云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農夫至澤好學居貧
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遠師
論講究瞻覽群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塘長
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爲
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
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
約禮文及諸註疏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
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
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宮府小吏呼召
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已者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
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
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爲初以呂壹奸罪

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
權以詰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
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撿御臣下澤每曰宜依
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六年冬卒權痛憒感悼食
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脩身積學纘爲
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
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
書僕射卒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
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趾
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徼行越海
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兩使張奉於權
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
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向身虫入其
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
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
樞機敏捷皆此類也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
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

郡淤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監鎮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太守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順人

月引户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麋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曰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蠻夷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明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實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肆故數反違法瑇瑁之廢起於長吏

付才

覩其好髮髮長委地取爲髮及霍光誅廢昌邑王
下車以供設不豐擾過殺主簿仍起驅逐九真太守儋萌
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爨欽起
舞屬京京不肯起欽猶迫彊萌萌忿杖欽立於郡內欽
弟苗率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
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
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
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符走入海流離
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威
裁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
服故相怨恨遂遂出恭求依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
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
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曰改置長吏章明王
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
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要之表福福尤甚今日交州雖
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甘醪蒼梧鬱林珠官四郡境

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
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平治
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効庶幾可補復如
但中人僅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群惡日滋久遠成
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
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為鎮
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
卒入守賊曹尚書盛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
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
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
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
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
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
術器械銛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
寒墝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闖大軍之至自
慶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而見雖

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濫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入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湊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衰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遠東自懿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闕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群僚所以捐身

俱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棄橋之安遠獲永之險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時群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獲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遷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指傳於世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翊弟悠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

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稱述祖父歸美朝廷辭義可採皓嘉之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磐石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録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文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令項峻始撰吳書孚畯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差韋昭周昭薛瑩滕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昭貢恩謬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亡臣愚心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龔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懷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項之選曹

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群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營復為人所白云禕不謹罪多將賓客會營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營還廣州未至召營還復為刺史時法政多諺舉措煩苛營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營所造也營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為散騎常侍荅問慰勞有條理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營子兼晉史有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度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熟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瀾代尚為

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五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瑜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因留兵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時曹操新破袁紹兵威甚盛七年下書責權任子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入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錢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

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受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之生獲龍送吳

十三年春權討江夏以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與權書言水步八十萬將東下將士聞之皆懼權大會群臣問以計策張昭等議咸曰曹操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為愈瑜曰不然操雖託名

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雄武之姿仗父兄之烈割據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
爲漢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
之今使北士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
能與我校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
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
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驅中國士衆遠
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
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捨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
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
也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
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快與人心合此天以君授
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操者與
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
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
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
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天以爲病之
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

足制之顧將軍勿憚權撫其背曰公瑾鄉言至此甚合
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
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
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一（辦）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辦）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
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當與孟德決之時劉備
爲曹操所破欲引兵南渡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
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
并力逆曹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

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
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
以帷幕覆之建龍牙旗於艦上先書報曹操欺以欲
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
引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風猛火烈悉
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馬燒溺死者甚衆操
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劉）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
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進至南郡與仁相對

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首尾相救會合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攀陳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儁漢昌瀏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兵公安詣京見權瑜上啓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使備北

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昏其智識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其業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擘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侵寇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遣兵相事定乞與舊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舊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

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發哀感慟左右喪當還
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委爲供給初瑜見友於策太
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
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瑜性廋恢廓大率爲得
人唯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
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始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
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
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

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遠遠涉江湖
爲曹氏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遥聞芳
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遠詐乎瑜曰吾
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
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
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杖訖還飲
宴示之侍若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
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複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

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留與備語備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下耳瑜之破曹操也操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備與操咸欲疑譖之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

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文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列瑜勳績謂宜褒顯其後乞匄胤餘罪還兵復爵以勸來者權尚未許會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之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

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

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多賑窮弊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時天下已亂乃學擊劒騎射招聚少年標賣田宅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二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立事故不應

命乃令其屬曰中國失綱紜賊暴橫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國富兵彊可以避害宜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二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不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殖弓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凡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南到居巢就周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

城劉子楊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亢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勢地肥饒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荅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喪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之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録異凡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惟步事執忽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

符正烈士攀龍附鳳馳驟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乎楊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悦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權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

此亦自無嫌疑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巨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譬毀之云肅年少麤踈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肅及劉表死肅進說曰荊楚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三袁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雄傑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圖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并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

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返命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冀官故不失州郡迎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及曹操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將入以顯卿未肅趍進曰未也衆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吕人以顯卿未肅趍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惣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嘗以顯耳權撫掌大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

憂願至尊先慮未然近在公安邊境密邇肅智略足任乞以代之奮武校尉代瑜領兵馬令程普領南郡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孫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名振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恐威靈以宜漢昌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信著隣敵畏之瑜殞歿之日所懷盡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肅見時事漸變密陳計策勸令廣結援助以取荊州外連蜀土內固民心上合天意下因人情此三王之舉也劉備天下梟雄而有關羽張飛之勇人中之傑也若備死羽張必不甘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善相接納與同休戚則可廣招英俊以增羽翼上可以匡主濟時下可以割據一方如其不然事必不諧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後患實深宜時定名分以安衆心名分已定則備之情願可不言而明矣若不時決恐備生變非所以保全江東也權以肅計爲然後備果詐稱荊州牧以關羽爲襄陽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孫權破羽取荊州羽敗走臨沮權遣將追斬之并取其子平於漳鄉盡有南郡長沙零桂備聞之自還公安遣使求交好於權權以妹妻備并分荊州南郡以給備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羽爭

慮極忠權勢弱圖啓 遂竄匿主 務啓豫州之身無有處
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心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
私獨飾情忘德隳好 已籍手於西州矣又欲前翼并荆
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
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 屬當重任不能明道處分以義
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 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豜無
以荅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至鎮卒實建安二
十二年也年四十六權亟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
發哀及權稱尊號臨壇設謂公卿曰昔曾子敬嘗道此
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
當遠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
假節遷夏口督所在皆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
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
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
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
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孺子何能爲此

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噬脣之蒙大怒引刀刺
之出走迷于邑子鄭長蒙因校尉袁雄白首雄承閒爲
言於孫策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年鄧當死張昭薦
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
欲并合之蒙陰賂貴爲兵作絳衣行勝及簡日陳列赫
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
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鄧督陳就逆以
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
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
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呂蒙俱討桂陽賊
西破曹操爲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宜來
附瑜表以肅軍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薦魯肅代
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夏
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
分蒙謂瑜曰留凌公績蒙自往救寧衆見蒙至各各
又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以柴斷
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蒙晝夜兼行過半敵夜遁去行遇

三百疋方船載漬乃渡江立屯與
相攻擊曹二沿走
尋陽令魯肅代周瑜
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盛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
之遂往詣蒙酒酣
何計略以備不虞肅
雖爲一家而
五箕肅於是
有武略耳至於今
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
拜蒙母結友而別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
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不容復讀書
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
卿言多務孰若孤少時歷覽詩書禮記左傳國語唯
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
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亟當不爲乎宜急讀
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

德亦自謂老而好學鄉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權後嘗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晝日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illegible]爲斷舂與農屯皖田數爲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之奇遂退縮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貳老弱請[illegible]務於農桑操拒曹操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

矣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乃作塢曹操不能下而退遂使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超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霖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

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户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勦鳥獸累百不如一鶩得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悉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三

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唯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定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又被書言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耳不知時記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令至尊身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敖鄂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

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緩急寢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攻於這今子大以旦
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鼈賴江漢其不可
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
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
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
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慶此家不得外門謂援可
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
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
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史普出蒙迎執其手
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撫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
公安而劉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
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為界以零
陵還之以尋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
為張遼等所襲蒙與淩統以死扞衛後曹操又大出濡
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沿攻張於其上以拒
曹操操前鋒未就蒙數挑戰重賞令退拜蒙左護
軍虎威將軍魚鼈盈堂錦繡溢目人馬萬餘盡

以屬焉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illegible]昌州陵與開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illegible]君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操尚存禍難未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但顧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北今下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安可得也權深納其策又[illegible]與論取荊州意蒙還已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公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赴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淳江二日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

蔦權乃露檄召蒙還詣與圖計羽果信之稍徹兵以赴
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舍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之擅
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
精兵艫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
仁糜芳先與羽有隙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
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
下一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
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軍法遂垂涕斬之是
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曰吾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
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城中大悅羽府藏
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
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
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
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
皆委羽而降權使潘璋斷其徑路羽父子俱禽荊
州遂定權大會於公安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乃
增給步騎鼓吹勑選虎威將軍宮屬并南郡廬江二郡

威儀拜畢還營兵馬道路從前後鼓吹光曜于路仍賜錢
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
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
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戚欲數見
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
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
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屋瓦下為之請
命時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
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勑主者命絕之日皆上

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慟臨少不脩書傳每陳大
事常口占為牋疏嘗以部曲事重江夏太守蔡遺所白
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
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
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云天下
未定闘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
子霸襲爵與守家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
琮卒第淩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
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

公瑾普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
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
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
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
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
策意出蘇張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
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
其長常以此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
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
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
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
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
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役員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
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
人攻城野戰身被瘡夷堅薨復隨策在淮南從攻廬江
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慶等轉下秣
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

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
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
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
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手突賊賊披糜策因隨
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
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
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
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
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
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人皆呼程公性好施
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
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
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少孤貧常以貢薪餘閑學
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辭公府孫堅舉義兵蓋
從征伐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為別部司馬堅薨
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烈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
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今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吳兩掾所署事入諮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各宜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勑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憚

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先爲用建安中隨周瑜攻曹操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破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蓋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其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跣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之加偏將軍病卒官蓋嘗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及權踐阼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

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爲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涪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眞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敢望督司奉遵

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權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之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自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將欽字公弈九江壽春人也孫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

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妖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淫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黟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溫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與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見欽母練帳縹被妻妾布裙襦歎其在貴守約即勑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錄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俱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

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
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權中馬鞍衆莫
能自定唯泰舊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
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
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
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復與周
瑜程普拒曹操操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
屯岑曹操出濡須泰復赴擊操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
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並不伏權特爲
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
命解衣權手自指其劒瘢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
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曰因流涕字之曰幼平卿爲孤
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
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平復命坐歡
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賜以御蓋於是盛等乃伏後權
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振威將軍封陵陽侯
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邵戰有功
又從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也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八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
破劉勳多得廬江人以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武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亮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舊命戰死權哀之命以其愛妾殉葬自臨其葬後客一百家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奬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

追録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烝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鄧盛亦與表善後盛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立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

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
悍收樸極毒佳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心
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
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
聞權深音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而誅其黨遷表爲無
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董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
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
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
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
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人臣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
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
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户羸民以補其處
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
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
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
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
爲起屋宅子敕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敕卒

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
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也身長八尺武力過人孫策
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創署門下賊曹時山
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
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
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
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
東之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

大小用命張昭秉衆意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
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爲
亂襲與淩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
見襲旌旗便散走句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
安十三年從權討黃祖祖橫兵蒙衝挾守沔口以拼櫂
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
前襲與淩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
艨船突入蒙衝裹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
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

今日之會斷緪之功也後曹操出濡須襲從權赴之權
使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空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
散走小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
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言其船其夜船敗襲
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
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召毦帶鈴民聞
鈴聲即知是寧其出入也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
從被文繡所在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
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
歡不爾即放縱所將奪其資貨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
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也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將僮客
八百人往依劉表因居南陽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
豪並起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
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
禮之孫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
後射殺權校尉淩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
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

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所意乃要寧爲之
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
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已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
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郡長於是士就孰與臨阪轉丸乎
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謀遂招懷士客并義從者
得數百人與歸吳周瑜程普等並薦於孫權權加異之同
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
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
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宜
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
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
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
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
彌廣即可漸窺巴蜀權深納之張昭在坐難曰吳下業
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
君君若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壑酒屬寧曰興
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當勉建方略令必
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行果禽祖

盡獲其士衆遂拔寧兵北當口權之破祖也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流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圖立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寧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瑜建計先徑取夷陵住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衆皆懼唯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選精銳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咳唾不敢涉水涉水即為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不敢渡而結柴營令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

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卒先卒破獲朱光計
引曰黃衣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操出濡須號四
十萬衆聞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
前部督權密勑寧出斫敵前營特賜美酒衆殺寧乃料
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盤酌酒自飲兩盤乃
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
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
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遍酌兵各一
銀盤至二更時銜枚出徑詣曹操營拔鹿角踰壘入營

斬數千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
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不然無以
觀卿膽耳即賜綵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遂退自是權益貴重寧
增兵二千人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
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會疾疫軍旅皆已引出唯寧與甘寧等兵在後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
欽淩統及寧從權逍遥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
奄至寧引兵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必不

作壯氣毅然權允嘉之淩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與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揖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乃令寧將兵徙屯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豺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關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

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上寧涕泣慙歎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手權痛悼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淩統字公績呉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爲甘寧射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

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
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
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
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
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
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殺
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
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斬首千餘其屯遂降
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

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
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
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
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後與周瑜等拒破曹
操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
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
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征合肥爲右部督時
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
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

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
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
絶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
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士者已矣苟使卿在何
患無人權遂留統於船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
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
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
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
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

令東占且討之命勑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
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明見長
吏懷手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
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
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
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寘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
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及
長追録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封復襲爵
領兵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
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
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
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絶跡
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
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
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
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靡退走
有所殺傷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
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守候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
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洋泣橫流貞
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
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成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
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
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衆還江休使兵
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
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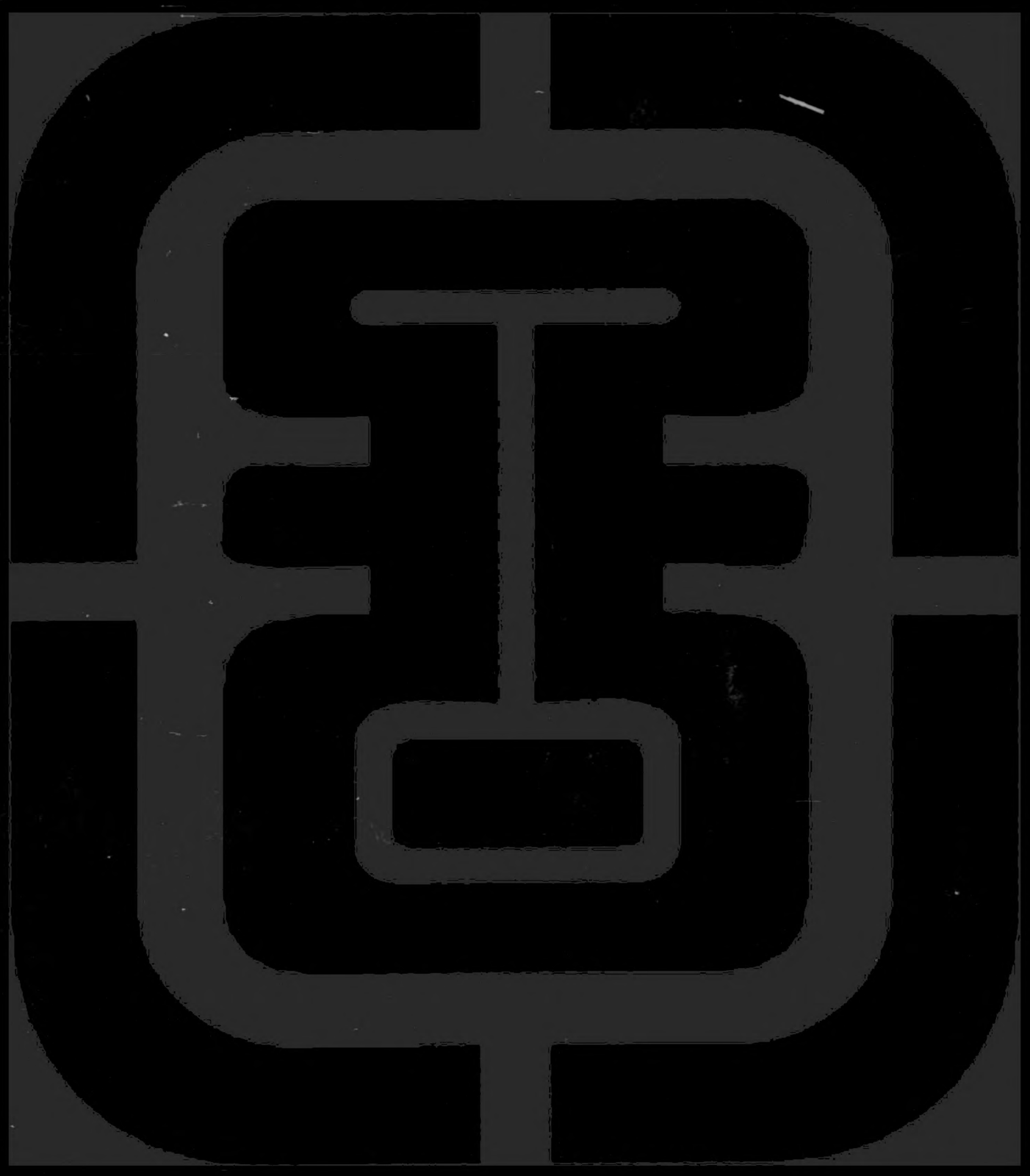
建業築園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
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園愕然彌漫數百里
而江水盛張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便引軍
退諸將乃服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
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當還
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
署別部司馬後爲呉大帝剌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
陵亭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下入

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
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
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
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
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
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
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
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漂陽侯廿寧卒又并其軍
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督斬備護軍

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絶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軍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卽取足然性奢侈嗜欲不奉法監司舉奏依準治其

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依準治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當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大駕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爲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盡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

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吳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
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
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涂
塘天寒雪甚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
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
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
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
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
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
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將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
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非解圍奉為先
登屯於黎漿奮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休與張布
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
大事休召奉謂曰綝秉國威將圖不軌欲與將軍誅之
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
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
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部護求安二年假節
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

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皓還右司馬左軍師竇鼎二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曹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衞元年奉復率衆治涂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道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